

送行的人們都仍在不住地流淚，我簡直不忍心再回頭看。慢慢地山路迴曲，漸漸地看不見上師和師母了。

「當我走完了一段小路，渡過了一條小溪，回頭一望時，雖然因為距離太遠看不大清楚；但仍可依稀有見上師和大眾等，還捨不得我似的向我走的這個方向凝視著。我黯然神傷，忍不住幾乎想跑回去；但是一想，我已經得了圓滿的口訣，只要不作非法的惡業，時時憶念上師，頂戴上師，也同與上師在一起沒有什麼分別。將來在清淨刹土中一定會再遇到上師和師母的。這一次，先回家鄉去看看母親，再回來看上師不也可以嗎？於是努力鎮抑住心裏的悲哀，取道向俄巴喇嘛的地方而來。

「見了俄巴喇嘛，把他的口訣和我的做了一個比較：在密續的解釋和說法的善巧方面，他比我強；可是在修行的口訣上，我絕不比他弱；特別是空行口傳，我知道的確實比他多。最後我向俄巴喇嘛頂禮，發願以後，就一直回自己的家鄉了。

「十五天的路程，三天就走到了。我心裏想：修氣功的能力，真偉大啊！」

惹瓊巴又問：「上師老人家啊！您回鄉以後，家鄉的情形是不是和夢中的預兆一樣呢？究竟會見您的母親沒有呢？」

尊者說：「家中的情形，正如夢兆一樣，我並沒有遇見我的母親。」

惹瓊巴說：「那麼您回家以後，究竟是怎麼樣的情形？在村子裏先碰見些什麼呀？」

「我走到離家鄉不遠之時，先到村子上邊的溪流旁邊，從那裏可以看見我的房子。附近有許多孩子正在那兒牧羊，我就向他們說：『朋友！請問你們那所大房子是誰家的啊？』」

「一個年紀比較長的牧童說：『那個房子叫做「四柱八樑之家」，房子裏除了鬼以外，一個人影也沒有！』」

「『房子的主人是死了嗎？還是到遠方去了呢？』」

「『從前那家人是這個村莊裏最有錢的一家人，家中有一個獨子，因為父親早死，死的時候，遺囑沒有弄妥當，以致他們的一切家產都讓親戚們給奪去了。那個兒子長大成人的時候要求歸還；可是親戚們不肯還他。於是那個兒子發誓去學咒術。果然他後來放咒和降雹，殺死了很多人，把這個村子害得很慘！我們村莊上的人，都畏懼他的護法神；不用說到他家裏去了，就連看都不敢看一眼呢！我想現在那房子恐怕只有那個兒子的母親的屍首和鬼住在裏面。他還有一個妹妹，那個女孩子窮困得拋棄了她母親的屍屍，不知到哪裏去要飯行乞去了。至於那個兒子，畢竟是死是活，多年來一點音訊都沒有。聽說那房子裏面還有許多經典，你若有膽量，不妨進去看一看。』」

「我追問那個牧童：『這個事情經過多少年了？』」

「牧童說：『他的母親死了大約有八年了。放咒和降雹的事情，我倒記得很清楚；別的那些事都是我很小的時候聽見人家說的，如今已記不大清楚了。』」

「我心裏暗想：村人們怕我的護法神，也許不敢害我。又知道母親確實是死了，妹妹到外鄉流浪行乞去了，心中無限地哀痛。」

「在黃昏無人的時候，我獨自跑到河邊，痛哭一場，天一黑就走進村中。一切所見的情形，果然和夢中所見一樣：外面的田莊上長滿了野草和荊棘；那金碧輝煌的房子和佛堂現在都腐朽了。走進房子裏面一看：正法寶積經被漏下的雨水淋得七零八落，牆上的污泥和鳥糞也零亂地灑落在上面；一部經幾乎變成老鼠和小鳥的窩巢了。」

「看見這些，想起了從前，一陣淒然悲涼的感覺直襲心頭。走到近門處，看見一個似乎是土和破爛衣服裹在一起的大土堆，上面長滿了野草。我用手撥開土堆，發現裏面有一大堆人骨頭。起先心裏感到一陣迷惘，忽然想起，這是母親的屍骨！悲哀扼住了我的喉管，心中一陣劇痛，竟昏倒在地上，一會兒醒來，立即想起上師的口訣，就觀想把母親的神識和自己的心與口傳上師的智慧心融合在一起。我將頭枕在母親的骨頭上，身、口、意連一剎那都不散亂地印入大手印三昧。如是經過七晝夜，親眼見到父親和母親都脫離了苦趣，超升到淨土中去了。」

「七天以後，我從三昧定起，仔細思量，所有輪迴一切法都毫無實義；世間的一切，實在一點意思都沒有。我想就把母親的骨頭做一個佛像，把正法寶積經供養在佛像的前面；自己則決心到護馬白崖窟去不分晝夜地拚命修行；如果心不堅持，為世間八風（「八風」：即世間八法——苦、樂；貧、富；毀、譽；貴、賤；此八者能煽動行者之心，故名八風。）所動，寧願自殺也不願為其所誘惑。如果心中起了絲毫求安逸、快樂之心，願空行護法斷取我的生命。這樣屢次地對自己發誓，下了決心。

「最後，把母親的殘骨收集好；把寶積經上的鳥糞掃乾淨，發現雨淋損毀之處還不多，字蹟還看得很清楚。便把母親的骨頭和寶積經一齊揣在背上，心中無限的淒涼。對輪迴世間生出極端的出離心，決計捨棄世間，去勤修正法。我走出家門，滿心悲哀，一邊行、一邊唱了一首覺悟世間虛妄的歌：

聖不動自性大悲尊， 一如上師所預示；
於此惡魔故鄉裏， 示現無常幻化師。
願依如實此教師， 令我頓生大決心；
世間所現一切法， 無常無依恆變易。
輪迴諸業無義利， 與其勤求世間利，

寧修佛陀解脫法。

父在之時子不在，

子在此時父已逝；

二人縱聚亦無實，

孺子我往修正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母在之時子不在，

遊子歸時母已逝；

二人縱聚無實義，

孺子我往修正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妹在之時兄不在，

兄歸家時妹飄零；

二人縱聚無實義，

兄修有義之佛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有家之時主不在，

主歸家時家已敗；

二者縱聚無實義，

主修有義之佛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聖經有時無供者，

供者歸時經已壞；

二者縱聚無實義，

行者我往修正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耕田在時主不在，

主人歸時田已蕪；

二者縱聚亦無實，

主人我往修正法；

修禪護馬白崖窟。

故鄉故家與故園，

皆是輪迴無實法；

播弄愛著無實義，

行者我往求解脫。

修禪護馬白崖窟，

承恩法父馬爾巴師，

加持令我得山居。

「我一面唱一面走，走到從前教我識字的老師家裏。可是那老師亦已經去世了；我就把寶積經全部供養給他的兒子，說：『這個經的全部都供養你，請你把我母親的殘骨塑成一尊佛像。』」

「老師的兒子說：『不！你的經有護法神在背後，我不敢接受；塑佛像的事，我倒可替你做。』」

「我說：『你放心好了！這是我親自供養你的，護法神不會來的。』」

「他說：『這樣我便放心了！』於是他就幫助我把母親的骨頭塑成佛像；行了開光禮，

安置在塔內。一切就緒之後，他很誠懇地對我說：「請你在我這裏多住幾天，我們好好地談一談。」

「我說：『我沒有時間和你長談，我急於要修行去了！』」

「他說：『那麼就請你今天晚上在我這裏住一宵，明天我還要供養你修行的資糧。』於是我就答應在他那裏住一個晚上。他說：『你年輕的時候修誅法、放咒術；現在修學正法，實在是希有難得；將來一定可以得大成就。請你告訴我，你遇見了怎樣的一位上師？得了些什麼法要啊！』」

「我就把最初依紅教喇嘛得大圓滿法，及以後遇見馬爾巴上師等事情，詳細地告訴了他。

「他聽了之後說：『真是希有難得啊！如此說來，你可以學馬爾巴上師的榜樣，自己弄一所房子，把你的未婚妻結賽娶過來做太太，承繼上師的宗風不是很好嗎！』」

「我說：『馬爾巴上師為了利益眾生的緣故，才娶太太，我沒有這樣的力量。』獅子跳躍的地方，兔子不自量力跟著去跳的話，一定會摔死的。」何況，我對輪迴世間，又是極端的厭惡呢！在世上，除了上師的口訣和修行之外，其他的一切我都不要。我到崖洞裏去修行，就是對上師最好的供養；就是承繼上師的宗風；也就是令上師歡喜的最好方法。利益眾

生，弘揚佛法，也只有修行才能辦到；超度父母也只有修行才能辦到；自利也必須有賴於修行。捨修行之外，別的事我一概不知，也不願管，更不發生興趣。

「『這一次我回到家鄉，看見家園破毀，親人亡散，使我深深地覺悟到人生空幻無常。人們拚命賺錢，千辛萬苦成家置業的結果，亦只不過是一個幻夢；使我更生出了無比的出離之心。』

「『房屋就像火宅一樣，許多沒有受到人生痛苦的人，和那些忘掉人生終要一死，以及死後輪迴惡趣之苦的人，才會尋求世間的快樂。但是看透了人生的我，將不顧貧窮、飢餓和他人的譏笑，決心是要盡我的壽命，為自己和眾生的一切利益去修行的。』

「我流著淚向他唱了一首歌：

敬禮勝士馬爾巴足，
加持窮子生厭離；

貪戀執著世間眾，
可悲可歎亦可憫。

每念眾生我心悲，
作兮為兮徒苦惱；

流兮轉兮墮輪迴。

業力所轉可憐眾，
欲超度之惟勤修；

聖不動自性金剛持，
加持窮子得山居。

幻化無常世間域，	過客空留野遺塚；
昔日可愛草原上，	牛羊野馬逐鹿處；
而今惟聞鬼啾啾。	此即無常幻化證，
我今依此而修行。	而今一如破獅爪；
昔日四柱八樑家，	而今一似死驢耳；
房柱屋樑與四壁，	行者依此而修行。
此即無常幻化證，	而今野草四處生；
昔日俄馬三角田，	而今已大部成仇人；
昔日親友與鄉里，	我今依此而修行。
此即無常幻化證，	而今生死兩隔絕；
我父米勒喜惹蔣，	而今惟留枯骨具；
我母抑察葛錦母，	我今依此而修行。
此即無常幻化證，	而今亦已離人世；
貢卻那崩我塾師，	而今鳥雀棲巢處；
大寶積經藏妙法，	

此即無常幻化證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

阿庫勇加我伯父，而今已成死仇敵；

毘達貢加我愛妹，而今流落在何方？

此即無常幻化證，我今依此而修行。

聖不動自性大悲者，加持令我得山居。

「我唱完了之後，他很感慨地說：『你的話真是不錯啊！』他和他的太太聽了我的歌之後，都感動得流下淚來。

「家園的頹敗，母亡妹離的事實，給予我刻骨銘心的教訓，深深體驗到無常的真諦。我禁不住嘴裏屢次發出『到深山修行去』的呼聲來。我內心的深處，也再三地下了最大的決心，決計拋棄世間的一切享受，盡我的形壽，終生去修行。」

惹瓊巴問道：「上師老人家，您是怎樣修苦行的？是在什麼地方修行的呀？」

密勒日巴說：「第二天早上，老師的兒子就給我預備了一口袋糴粑和一包好的供食，對我說道：『這是供養你修行的，請你為我們發願，不要忘記我們！』我就拿了這些食物，到自己老家後面的大山上一個崖窟中修習禪定。我很節省地用水調著糴粑吃，時候久了，身體變得非常衰弱，但是功夫增長了不少。這樣修了好幾個月，最後糧食全吃完了，身體弱得不